

皇明嘉隆疏抄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高時等謹

題為跋扈權奸稔惡怙終抗違強辯懇乞

聖明早賜褫奪重權以正欺罔以杜後患事近該巡

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明旨查叅翊國公郭

勛招納亡命兇徒濫開違法大店擅收私稅酷

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

屋貪賄專權召灾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

奏仰惟聖明洞察弊源着勛從實回話續該

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重情串結緝事

旗校暗握廠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賞嚇騙

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遵 勅書等項欺心情節具本論劾欽

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臣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云老奸

巨猾蒂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
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勛之罪不容誅矣茲者
僅蒙

皇上漸令認罪回話姑待勘明處治此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權之道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
昧所能窺測顧為之勛者法當惕然省感吐實
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愆猶難宣於

放逐之譴矣夫何耶勛文過逞奸執迷不悛數
日之間連章三次撫拾長辯中間情實忿戾一
則曰臣實不甘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已盡識
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欺天罔人聽言可
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
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肯綮緊要若可
巧言遮蔽殊不知跡踪敗露欲蓋彌彰雖使三
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
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
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
私店同夥計興販群聚充斥道踞水陸船車各

懸翊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
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谿壑難填之慾可
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
已盡雖至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
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華嚴庄屋一所田連阡
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蕭敬太
監之業也東城溝沿衚衕大宅一所中間古銅
玩好之器未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值銀
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
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常彩太監之業也城南

皇庄輪與膏腴墳宇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寧瑾太監之業也又如太
監溫璽物故家資玩好值銀十萬勛則用強奪
取過半又占庄田一處值銀萬兩寃抑無伸罄
將各官一應護 勅御祭龍碑毀廢無存所創
庵院寺觀殿宇拆回改造庄舍孰敢攔阻蓋由
郭勛威力暴著凡有觸其怒者欲求止於破家
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犬羊之畏猛虎
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
之忍心害理當何如其為報也且以運糧船隻
成造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

使黨惡光棍槩將銀貨挨借運糧軍士按月收
息幸其浪費貧窘逼勒就将官船准折私債不
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拆卸變價是誠何心哉
權奸之惡貽患於商貽患於畿民貽患於內
官貽患於漕運從此不治日久月深殆將無所
底止矣民之蠢蠢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已上貪饕大畧是又出於御史車邦祐
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
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
籌藉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
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法喇唬高廷

專一舞文弄法撥置行私五人尤為無賴中
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橫
豪官校人役陳錄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鄒經
劉宣柴鐸郭慎黃曙李魁陳益趙勳王叢林邵
寶申鑑司昇王瑚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
馬奎張鑾莫非鷄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牙
爪生事害人則有棍徒孫錫孫濤裴應龍袁元
瓚戴保光周晞王三孫准來福邵宗彞李茂日
逐走透廠衛消息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
玫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
且又剋剝官軍極其狠毒興言至此真可流涕

每年山東河南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稟取
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隊下千
戶寫字旗軍各五兩辦納各為定分要之皆非
各官之已資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
交送明白方免網打恥辱凡遇外衛工價無措
明縱孫聰陳瑛用強挨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
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滿
回衛輒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
該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
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
此可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蓋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恩也柰何郭勛私
室計日役占者不計其數聽信投充眼用者有
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閑回籍者有之脩
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
番役使止給米一升皆隸陳祿孫聰置有私簿
挨次分派含冤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
勛始蓋勛者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
不仰思我

聖明委任眷注者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
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

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事也且如重
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法度
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全身家勛為閹閹權貴
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店庄家私如此存心豈無
所為也哉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
深意勛之庄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
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令人隨處糶買多方
私自豐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運式器用
不許擅置勛先年令漕運叅將李節鑄造流金
圓爐六十面發藍方爐四十面又嘗造金銀山
等項侈肆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

借擬玩法尤駭觀瞻外國不許父通關津不許
私度亦禁例也勛則奉拳然必欲革去巡關御
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躲顏邊郡
販鹽販茶販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之法度森嚴不知是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兇
殘根於天性恭惟 堯舜在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需矣易謂童牛之牙將以預
防其觸也積豕之牯將以預制其長也臣等伏
覲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強悍無禮恬不畏法欽此則知
勛之媒孽情狀自悉於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切謂小人為
惡亦恐人知人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
敗窳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
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隱憂履霜不戒而堅冰
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
溶惠安伯張綱均一

朝廷動戚罪犯輕重此勛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
不貸者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
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輕犯也夫勛之過
惡深重無以加矣且惡之羽翼尚多聲勢未衰
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遲疑觀望

尤為不便中間疑忌機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下大施剛斷早奪坐府督營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千奸惡人犯拿送鎮

撫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

護徇私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

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嘉靖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郭勛受朕恩眷出群臣之上不意
交結逆囚包藏禍心代管家店跡此一端槩可
知矣朕奉天命以倫序入承天位張延齡謀為
不軌人誰不知勛也敢復為之便着錦衣衛拏
送鎮撫司一併問了來說科道正係耳目所寄
這等事情通無一言都當追究且姑記這高時
能興忠言加俸一級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潤身等謹

題為乞宥不職武臣早振威德以綏遐荒事昨

見撫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題為地方盜息民安事內開嘉靖十年正月起到本年十二月終止各處報到賊情共九十七起已獲賊人二百四十五人未獲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二名盜賊充斥莫此為甚庶民罹害不言可知是惡得謂之盜息惡得謂之民安乎然此猶其小者耳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先該巡按廣東御史吳麟題稱陽春西山等處賊首趙林花等一千餘徒吶喊攻打擁進高州府內劫去庫銀八千

四百七十兩銅錢六萬二千七百餘文并雜貨
寶石及胖襖褲鞋等件劫去茂名縣監囚九名
劫掠官衙吏廨內外城關軍民二百四十餘家
被傷官軍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燒毀房屋四
十餘間財畜等物難計其數隨該兵部查察失
事人員節奉 聖旨這等官且不提都着照前
旨住了俸戴罪殺賊林田仇鸞也住了俸督同
都布按三司守巡等官且照奏內事理務將前
賊擒剿盡絕以靖地方以此仰見

皇上天寬地容正各官勉圖後效用贖前愆之時也
柰何推避者託疾乞休貪懦者素食俸事鎮巡

且然他尚何說我故未幾而黎文貴等起於麟
林越城劫庫拒捕傷人御史徐錦之疏可徵也
未幾而許折桂等肆於海洋官軍被戮凌轢逼
省御史吳麟之疏又可徵也然黎文貴等之惡
比之趙林花等有間而論法俱所不容許折桂
等之兇比之趙林花等過之而原情或在可憫
向使鎮巡得人恩威素著應剿者搗其穴不失
時而縱恣應撫者為之所不先時而隱忍則一
張一弛動中機宜法立而軍威遠振令行而盜
賊屏息矣詎有嘯聚竊發以至月異而歲不同
者哉所據前項失事地方各該鎮巡兵官俱經

該部叅論已奉 明旨處治外似無待於臣等
之贅言者切惟事論大體當委任以責成弊祛
太甚必更化而善治今兩廣之寇漸以滋蔓兩
廣之兵類多怠緩若復因循姑息後必救藥不
勝美選將練兵固今日之急務也叅照鎮守兩
廣總兵官仇鸞叨承倖位模稜踵厥祖之風奔
競權門納賄竊征蠻之柄少不經事宵中未有
甲兵私以滅公嶺外奚堪保障三年澄而莫展
一籌豈能決勝千里群盜起而流徙兩省未必
學敵萬八即其策勵不前益知負託已甚備倭
官江寶職本專於司兵才乃疎於禦患任海寇

之縱橫初不動擊揖澄清之念恐官軍之陷覆
畧不輸同舟共濟之誠鎮守廣西副總兵張經
歷任有年禦戎無策或搖種伏草時聞有警或
赤子弄兵歲無虛月地方之弊已極干城之將
奚賴分守叅將縉偷安地備失事罪無所逃
奏病乞歸避難情尤可惡以上四臣均統兵權
而任大責重仇鸞尤為之綱均曠厥職而玩寇
殃民仇鸞尤為之首然兩廣之時勢頗殊而一
以得人為本苟非出眾之才必不能樹安攘之
績也如蒙

即吉皇軫念遐荒小民仁豈徧覆兵戎大事機貴先圖

乞將仇鸞等早賜罷黜仍

勅下兵部詳議其事慎選其人必其盡剿兇殘大彰
鑒戒而又宣布

朝廷之威德無遠弗届申明中外之教化無思不
服則庶乎奸謀閉而不興亂賊惧而不作也懇
惟採納地方幸甚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署道事試御史臣謝珩等謹

題為乞燭敎貪驕恣武臣以廣 聖德以全

聖治事臣等近接得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

遵 祖制答 聖明通選法用人材立稽考惜

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奠安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覽

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祇肅

靖恭罔敢踰越而勛乃妄言實亂肆無忌憚如

此據勛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

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勛之指畫乃理

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

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言各項事宜類多
影響恍惚妄意億逆未嘗灼見有何利弊其添
設鎮守乃其至意之所在也必是久閑內臣重
賄鑽求勛乃利其不貲之入并其日后肆出雲
民以供奉於已為之惑探

陛下却乃謗讟諸臣以鉗衆口臣不敢縷舉以塵
天聽請只以此一事與勛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
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
艱避事該內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先朝
奸邪之人所以蠱惑君心蠹害

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年間
內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以今為
積弊之時也夫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較自明而勛之倡
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果行則
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
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
然自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萬世

而運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乃謂嘉靖
年來不知何人奏請

皇上節次因事取回豈奏者為妄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偏私不公之甚其恣
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屬特以備門掃之
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官之親而大
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勛欲用之
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勛欲去之欲

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勛何切切於宦官也前代有以宦官為腹心耳目者陛下視之為何如而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勛之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又非虛心為國忠於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 寵位極太師班列三公之上此武臣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虛自保以求無負殊遇斯謂善道乃欲以一身攬九卿之權以數言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

群小揔握軍機忌人干預何為者我使其甚真有
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略方今邊塵累
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方行當身先以邁往
其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為逡巡退縮曾無一
籌可展而招權出位為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照臨如日月摧折如雷震不暇近習不悅佞倖
如

陛下而勛敢肆無忌憚瀆亂 聖聽如此萬一得

行又將無所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
驚怪憤嫉顛控無地臣等待罪言責致鉗結以

自固乎其他怙寵作威輕世罔利又不能盡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速賜區處天下幸甚

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鎮守內官無益於治朝廷自有處置這本所言專借事攻激勳臣本當拿究且不究治該衙門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糾劾事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劾奏

武定侯郭勛囑託犯人張寅事情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續據武定侯郭勛奏辯奉

聖旨張寅事情着撫按官從公審問歸結郭勛既從

實認罷職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切聞

命下即欲論以為郭勛受財囑事徇私撓法事既敗

露又不輸服假捏事端驕橫專恣無大臣之節

漸不可長疏具未上隨訪得張寅情罪深重乃

知勛之罪不止於專橫者查得張寅與李千

係延安謀叛賊首李鉞親姪習白蓮教煽惑愚

民僭稱王號糾合徒衆攻破洛川縣城池劫掠
庫獄焚燒縣治賊殺延安潼關等衛指揮千戶
及洛川知縣等官擄掠居民財物頭畜以萬萬
計又妖徒邵進祿等假授為官規取宜川郿州
雍州等州縣幸被官軍撲滅脫身逃走續該兵
部題奉

欽依將該道守巡守備兵備各該軍衛有司掌印
盜等官住俸挨拿後李平改名張寅潛逃山西
徐溝縣地方買置庄田被居民薛良告獲送
在官則張寅者罪大惡極人神共怒王法所
誅而不赦者也勛為

陛下股肱大臣明知張寅係謀叛首惡自宜應時覺
發為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為逋逃罪人
之主至捉獲到官又多方救解欺君負
國莫此為甚勛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是謂勛利其
厚賂而為之邪則是貪黷無厭在

國有常憲在勛為常事耳謂非利其賂直平素與
之交游而張寅者其家世則逆賊也其所為則
圖為不軌謀危社稷也勛果何利而與之游
邪勛為五府大臣掌握戎樞乃與逆賊交通此
其意何為者邪參照武定侯郭勛狡獪宅心險
賊成性往往差防軍出關擅擊職官嚇詐銀兩

被都御史孟春都察院糾劾又假採石脩理等
項科斂軍士財物禁約燒酒遣邏卒搜索酒家
挾詐人財被給事中葛鳴糾劾他如希錢寧之
意則咎辱謫官御史周廣幾至於死受李隆之
囑則大廷對衆涕泣為其稱寃及司禮監三
法司會問李隆果以逆誅且勛近又貪圖虎賁
衛所官地便好隣近房屋買囑本衛指揮劉勳
王琬等具本捏奏窄狹不堪居住隨買已故學
士唐臯孫窄壞爛房屋抵換夫

朝廷設立衛所拱衛京師而勛敢貪圖騙奪非
懷不軌之心豈敢如此昔竇憲奪公主田園

率以逆誅勛敢謀奪 朝廷衛所其惡豈止憲
比夫 祖宗設立衙門各有深意就使損壞但
當脩理假使功臣第宅有與府部殿衛相近規
圖更換者

陛下亦將許之乎臣知其決不可也且唐臯住房價
止二百三十兩而衛所地址寬敞堂宇高大奚
翅拾倍勛乃上下囑託朦朧欺蔽其惡復何所
不至邪夫易稱履霜堅冰言馴致有漸也况罪
狀昭著如勛者若不加罪何以為人臣欺罔不
忠者戒

陛下何惜一勛不以正 國法哉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郭勳革去管事重加罪譴其張寅
事仍行山西撫按衙門差官押解陝西撫按衙
門審係情真照依先題事例明正典刑如果干
礙郭勳一併參究其今拆虎賁左衛速為改正
該部受囑朦朧欺蔽及指揮劉勳王琬千戶唐
相等及兵馬等官畏勢通同罔顧國法俱屬
有罪乞 勅該部從實回話其指揮劉勳等及
兵馬等官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問罪如此則政
刑不惑而人臣欺罔不忠者亦知所儆矣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臣王燁等謹

題為新任輔臣素著奸惡恐終負

聖眷乞

賜罷黜簡賢良以圖

盛治事臣等每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化洽四表橫被無窮至此
未嘗不二復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倦朝夕真天下臣
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
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天地日月也夫何
臣職不脩上負 聖主闕輔理之效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實為承眷

命者懷憤懣焉前姦

之去如距斯脫此固仰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襲前非

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太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
貪婪無耻汚同駟僧媚嫉成性毒甚虺蝎外謹
恪而內即恇淫陽恭順而陰肆驕橫姦邪百狀
屢經論劾復加鄙惡是雲焰方熾又從而煽之
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瀆

聖朝哉竊惟嚴嵩奸惡之詳已徹 宸聰而復加要

任將惟以其位次之及而姑試之然替畫樞機

庶務之舉廢係於斯百官之邪正係於斯而輔

臣非姑試之位况士風日墮民生日艱夷狄日
橫求賢更化正今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之時
臣等蓋反覆思之設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
激殊春蠲舊惡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
昔大臣勲業之建皆積之深厚故能發之光大
嵩自筮仕以來其汙辱之行街談巷議譁然以
為口實雖欲改圖如大本之既撥素望之不孚
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望彰彰明矣臣等又思之
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內外臣工多淺溺
於利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
人以為之標則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嵩一

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財然貪者皆將憑附
焉而天下之事債矣惡源不塞末流愈濫是則
塞源之計正當於嵩謹之夫嵩之柄用簡在
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於違拂之罪然

君門之深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故堯智如神而
共工驩兜得以象恭而雜進此街巷之議藹藹
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命甫加任事伊始而
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與其言之
於蠹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於方任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款也
等之論嵩亦既屢矣而猶說說不已似不

執贇之罪但輔臣政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
嵩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舍是不懇
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夫况洗滌乃心脩舉乃職綸
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取容臣
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
不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子者精一無
二矢心對越以俟 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於天下之公議而採納之將
嚴嵩罷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之業使微
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臣等之幸

也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而黜罰之則身僂辱而仰報君父之心庶幾其無負為實臣等之分也披歷悃誠冒干天聽不勝隕越戰懼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嚴嵩朕簡在既久眷任方深前已有旨留用了這本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王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諫阻
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
囑問官將臣手拍拶折胫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
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
之速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清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二二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死有所不顧而日夜衢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况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
于胡虜也凡有害于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
臣大學士嚴嵩盜權切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
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
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
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
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 皇天 上天恐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發聲占
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
于嵩者去年冬日有赤色占云天下有叛臣夫
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
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
當應于賊嵩之身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言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
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
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
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
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
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驛

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
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
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是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之所統馭天下
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
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默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
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
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威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
盡附于嵩嵩之心胆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揆置主張

皇上君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如此乎

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

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諾乾兒子趙

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

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音宋下滿朝

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

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

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守等失事

本部覆本已具揭與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
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
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
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
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勸蕭鄙奔走
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皇
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西示世蕃乃同
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造函與李本李本
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
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又曰此時父子二閣於他日一家盡獄囚差深恨
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借竊四大
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龍斷之
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
布之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
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王汝桂為廣東
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

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首級七顆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亨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為世蕃子也隨任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毆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汝桂得驟陞大僕寺少卿是豈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魁等令子冒名

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
蔣應魁等會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
知科道乃不敢劾然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
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
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
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鸞為大將
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
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
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嘗自嘆以為引

虎遺惠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民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逆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脅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其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

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于汝夔問計于嵩
嵩宜力主剿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
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回去以故
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且揭帖
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
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
故安心不辨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

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 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自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互以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曹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曹留用夫應曹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至不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赫吏部將汝進

罷斥夫汝造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夫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以勝數耶夫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於文武官遷陞不論人之賢否

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蒿為事將官既納賄於蒿
不得不剝削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
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蒿不得不濫取於百姓
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地方之民為甚一人專
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
欲食蒿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蒿殘害之苦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人心既怨
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亂治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復古反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慝勲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狷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

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
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
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
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顧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必託之以

伺察 聖意故先用實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官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喜笑戲之聲遊

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酌以重賞
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
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寒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
文華為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事少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彌縫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

得以展轉掩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官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
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
則令子世蕃將衛廠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
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
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
西去京肆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
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是誰之女便可見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
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姦故科

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
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選科
道者必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
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
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
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所建者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
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因心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
而豈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

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

絡停當而部屬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惧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

通為門客凡部中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

嵩侍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

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密嚴固蒂

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左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

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
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
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
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
之巧足以肆其謗恨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
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
為嵩積威所劫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
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竊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忍于嵩之顯惡顧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恐百萬蒼生之塗炭灰乎况邇未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乖異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

惡家業未落幸復今職方統一月臣雖至愚非
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
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激
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
高鸞已歿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正忠又倍于鸞將
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一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

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之
罪以正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故竹見胡虜前既

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以窺

皇上之

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則其可矣

其胆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當且既

震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
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
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
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
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有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得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嘉靖二十年

日奉

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

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
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臣董傳策謹

奏為姦貪輔臣主持邊帥欺 君誤

國黷貨鉅萬大負 聖恩懇乞

宸斷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詘乏屢厯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輔奸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姦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姦特以輔臣尚為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恬不知警負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姦居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曹又不能言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今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督無

請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
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可且
之謀日不暇給而諸將臣尚猶深結嵩心以求
護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
希圖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展轉饋送殆無
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
任其得利而去嵩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
已罹法者嵩猶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此其懷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
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擅撓部事
賄賂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

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措剋軍士以充饋餼如
近歲萬家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
為心腹頤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
家之謠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
機侵剋縱恣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嵩同鄉
行部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
後累致數萬他如築堡脩城之費嵩皆假公營
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人私囊遂
至冒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

在民間其在仁嵩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當有富於帑藏者此其嘉
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嵩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
鉅萬盡寄嵩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鎮壓上游而嵩擅收入已畧無顧忌遣令
數人護送入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嚇州
縣私役民夫及支給供費敢護私人類如此其
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
嵩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剋民財民財日困
則嵩家日富田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

擾驛遞勢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擾驛遞之罪五也自高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耻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以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清班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高猶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患階徒以豈以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高父子之舉即思

嵩父子之姦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自慙不效慙平生讀忠孝書蓋
孰聞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姦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
節致死况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
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

聖明在上何姦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
禍自委有 君無臣誠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
利害冒昧上 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

忒儻蒙 俯賜採納乞

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數高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奪三軍

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

用邊防漸可脩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踈賤發

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董傳策這厮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司待來

問來說

刑部雲南清史司主事臣張紳謹

奏為懇乞 聖明亟處大奸巨惡輔臣以謝天地
以靖虜患事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等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
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臥在床屢聞邊報甚急
錢糧空虛至厯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慮之宜
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
負 國恩使 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
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愛已之死既不
敢言夫畏威愛死而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其如君父之前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
疏瀝血懇陳誓布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顯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

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

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

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况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而又况恣行貪

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

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以下皆本於

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為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鎮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皇皇我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由賄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者該部廼敢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以其名陞托名脩邊者實非脩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實非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軍得以廢子戕殺

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

安得不橫防衛安得不弛耶臣切謂嵩不能雖

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謂錢

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邊者取之戶

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

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費我自

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

肯取之私家必至剋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

入姦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

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

齊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
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
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家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
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
安得不竭四方不得不窮也臣切謂嵩不罷雖
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不能足也夫
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
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為縷紀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具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攫鷓鼠如蛆蟻穢肉或在內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于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麻非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卷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嵩所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貞忠為國愛民憂時也臣切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嵩所壞如此

陛下雖愛民之深求治之切矣蓋我雖然不但已也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怙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愧惋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竦任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真犯順于是歐陽脩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

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
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于路至飲酒斗踊以為
歡夫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
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武豈宋仁宗所能彷彿
其萬一如曩者亟斥罷奸臣趙文等當時百
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
歛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况今虜
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
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恐速加罷斥則不足以

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書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甚於蔡襄所云者沿邊將

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

防立見其固錢鏐立見其是人才立見其正矣

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嵩素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况臣孤身萬里

抱病日久少加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少流

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哉但念古人忠

君愛國豈有益於

社稷即捐生為之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恤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不勝悚懼恐惶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張紳這厮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
來

刑科給事中臣吳時來謹

題為乞

察姦邪以清政本以光安攘大業事臣連日伏觀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悞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
不忻躍者舜四罪而天下咸服一怒而天下舉
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剗剗軍餉以餽執政之臣
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
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
不告是之謂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
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識之
盡人問其故直以為我無他能可見唯知為國
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
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
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
人以致燹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高年
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
唯有黷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市
托言書寫干預國政擬標揭帖盡出其手
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

稍辭避高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高
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
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
濫引伊親萬寀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
彼此為姦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
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
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恩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
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

床送與世蕃嬖妻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副
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為之
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
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
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踞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
以踞費子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蘇州失
事將銀三千兩夾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
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

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陽巡撫即行吉安府將
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安不及數月賊報方
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登乞
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揚順誤

國欺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既送監讀書
為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即
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
三萬之多必無疑也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廕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

誤

陛下也吳嘉會脩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連廕三子乎
人言嘉會將脩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
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方鈍面折其事今御史
萬民英言其鎖刺結接蓋其所鎖所結非世蕃
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廕
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
以誤

陛下也夫為朝廷彌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

臣然而以替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唯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塞子亦何難於剋軍民之脂膏以博顯榮而復榮於任難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或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其罰於 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廢子欺罔

天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

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剋而又酌

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窮由於上官貪由於謀

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嵩之貪汙不比楊溥而世蕃之狠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下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樂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九卿衙門提証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逐回里

以存

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
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吳時來這厮原
非真忠為主本懷譏怨朕躬事

玄怠政先說一二遠臣次及於首輔必有主使同計
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
假此沽名錦衣衛便拏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
究主使之人來說不許支護

刑部江西司署郎中臣徐學詩謹

題為奸貪輔臣欺君誤國懇乞

宸斷特 賜罷斥以清治本事項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塵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
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
思效條舉自陳而未嘗有探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
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

已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
之備在於急脩內治脩內之要貴先端正本原
歷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
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處險莫測貪
醜無止以內勳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
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有按察遊以
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
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蓋不
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種則
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千

籍樓播座舡更番迭運擅役夫皂冒支關領沿
河驛坊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為不久
不為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剝日其
一日釀成虜患其由來漸矣而嵩且泄泄焉自
為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計嵩往歲叅論序班龔
桔等疏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錦不敢收受門
可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
乎然此特無事時爾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
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况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
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

漫清問且其饗養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羅希韓奏

旨拏問嵩子太常寺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董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培尅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兵蓄銳為京師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培尅運卒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眾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激為巴力而預索願
布陳世良等一千二百兩王府科史至瑣猥
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即許為註撥而得受盛
堯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
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臨勢托
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
滿目故不得以悉數而亦不敢以實

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嵩即蒙

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
克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罪賂遺

請托之贓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
知是柰何於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
倚賴之官而復以賄厲李鳳鳴郭琮為之不知
嵩之心何心也又自九月初旬以求嵩之私宅
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
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潛自中直所住私
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恭屬即世蕃
衆多之妾媵今河路接舡一十二艘滿載南還
彼亦自知其非各舡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

誑道跡臣聞

君逸臣勞又聞

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克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警渴即顧其家屬重賄
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已得矣如

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
之心何心也臣授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嵩父
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
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蕃狡鷲擅執父政諸
衙門奏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后
聞又嵩權柄足以假平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
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

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
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
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
老猾鮮能逃其術者乎今

天威在上 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
言直指之時而徃徃托事假令陰中於遷除考
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
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
如蜮不可識度寧痠心疾首敢怨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叅論如臣言不妄將
嵩父子早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綱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
叢脞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
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
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
精忠神笑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
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而已况今四
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
責武臣之死大臣不正而欲責小吏之廉必不
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
還愛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
量孤寒踰分觸權與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儻涉
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嘉靖四十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厮乘間上言復報私情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王宗茂謹

奏為糾劾誤 國輔臣深負

皇恩不堪重任懇乞

聖斷速 賜罷黜以快 朝野以圖安攘事臣聞舜

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
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服從矣頃年
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
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 軫念度支

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
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
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
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無疑何以加焉但豺
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安秀
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寮
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
乃四方之極宰執為且瞻之係此調變之機

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
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
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
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相敵國豈敢
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
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
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
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
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家者不得
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明君而為奸臣蒙
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
訪得太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
廉鮮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叨掌朝綱凡有奉請多資其判決一應
陟降咸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沾一

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酌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蒂盤固氣
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化育為長官以
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惠以為智巧冒位者

之所戒以為行能賊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諸臣半為門下之人使中外唾罵人神恚恫雖唐之揚國忠宋之秦檜嵩將殆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毀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頓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額要十餘名

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
不許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
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奉叩頭果價
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其職之不專也一不從
則禍立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
臣獨舉二部者例其余耳此高誤負之罪一也
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
饋送即除廣東德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
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
逃罪來京潛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員外萬寔私
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寔持鄉曲伊親百計

免索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
即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勤惰但
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足以方正志謀之
士或不得為

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
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
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
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
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
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視其間云
發藍金銀溺器狼藉卓下此皆雲南之物而遠

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一丈二尺傍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煤炭云內皆積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

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畫謀若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終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網打雷窩

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
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未有免
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
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
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
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
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
四方之待嵩有其於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

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
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高不惟漫無禦備之策
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
雖北狄亦聞之可謂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
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
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孽嘗益
負恩之殃不小竇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
於

陛下而但假手于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
無可柰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

謀貨之罪七也如

陛下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若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驗納以助軍需蓋以見

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蒿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給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

為編脩以迄於今聚類盡食西凡為乾兒子三十

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故言省以責後效者臣且

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則其未敗露者又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實同一本之親其狝因城盡貝鼠馮心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令田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此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然有張蘇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共充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茲其梗概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
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
殆無寧歲乎蓋天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
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
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
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
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
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
其弱軍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
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人不
之以免其禍征誅之酷及于雞豚嗟怨之聲徹

亦者長以公家之具私用有膏類而私用之者
直反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
四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於民
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踞之大
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知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適者各處地
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
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
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

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高之積蓄
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
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高我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高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
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
惑眾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
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高交結足以

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燕
立仗之馬不為廷挺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
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
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吁結氣而
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
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通蒙擢用待罪
南臺幸則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

君既知姦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
逭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
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
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暱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天
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
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以身
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毒民以
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實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踈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
進言在臣聽言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則為僭放妄

實刀鋸伏焉且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

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

藥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

其凡幾也臣既為機上之肉其后不遑恤也臣

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性願指

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

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

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

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

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
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
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
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
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
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
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
雖後亦不遑計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大馬之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焉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高則臣鄰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選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公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機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案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囊金之府聞

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宋又以
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以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身之遠人聞之愾然
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
以示中國之清乎且朝

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必善潛要詐索亦
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跖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克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壘方可

過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誠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

錦衣衛經歷司經歷臣沈鍊謹

奏為懇乞 早正奸臣誤 國之罪以決征虜大
策事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和而歸邇又揚言
入貢陰懷故智致厯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
壯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
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美方今 廟美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
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
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

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

頑於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

豪恣譟方畧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

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

謀竒計者恐其勝我也則多方以阻之人有欲

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

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狃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

嚮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

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

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而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今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

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歛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嘉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頃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罪之七也日夜搬移財貨騷動道路踏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滿堂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懷謀

天討以舒 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

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

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諱名為公室之臣實

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

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衆譏議豈可以父子

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諱者少有骨鯁之風

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

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

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納

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

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

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
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庶耻不行盜賊蜂起今
之考察將以進庶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去賊
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汗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
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
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璉之失事乎迺今
日之事未為艾也猶未有阻止伐以為不可言
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
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
矣今能阻朝廷之不耻伐以保虜寇之不

優乎但整兵列陣候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
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其心曰事
成則功歸於將帥事失則罪歸於輔臣此所以
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
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
而起感激奮勵爭先效死而虜不足滅矣邇者
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
惓惓激切之至

嘉靖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廝作縣壞事被調今見考察在邇自知不免
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內閣吏部計取直言
而去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胡汝霖謹

題為懇乞杜大臣奏稱以存

國體以勵士風事臣竊見禮部尚嚴高近為河南

道監察御史桑喬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辯明心迹乞

賜罷黜以謝人言事臣竊讀其疏竊為嵩恥之臣惟

庶恥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

待罪乞

恩求懇而已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辭強辯如嚮向之為者大臣進退體貌當

如是也故當其時朝多恬退之士人厲廉恥

之節風俗醇厚世茲耕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仰求賢以

恩禮遇大臣以廉恥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也然而奔競成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
而亦有懷徒隸無恥之心者穢行既彰致招論
列輒為具奏辯誣似以明其心迹此皆鄙夫細
人飾辭文過名為_結避實幸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斥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迹
既明是自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
重祿也而曰乞

賜罷黜豈其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也此風既久習以為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所以崇禮讓勸廉恥之化也仰惟

陛下乾剛離照至斷至明群臣之賢否言官之是非如物在鑑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聽而嵩為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謀諛自辯然後其心迹明哉况嵩貪跡顯著更將何辭自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正宜竭誠秉公仰答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報主持身多穢見利垂涎甚不稱典禮宙清之職頃者考選

譯字童生賄賂公行貪濫無節始則問口以邀
其金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
此其跡甚顯著故御文桑喬等指以論列而嵩
乃謂被劾事情中間容有未白于衆者強顏飾
非不顧清議嵩可謂無愧恥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

陛下過大臣以禮如此臣以竊謂奏辯之風不息則
無以存大臣之體庶恥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
臣之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揚勵憂勤任賢圖任而朝有奏辯之風士之廉

恥之節

陛下雖欲臻唐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哉伏乞
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

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

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
隙論列不當者一惟

陛下察之罪之此于

陛下禮義薰恥之化或可以仰禪萬一者也伏惟
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嘉靖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著省已不許強辯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周冕謹

奏為懇乞

聖斷免正輔臣冒濫軍功以肅

朝綱以清選法事近該工部尚書殿陽必進奏

員外楊繼盛論劾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奉

聖旨覽鄉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說欽

此臣濫廁武選職方武職功次稽查冊籍聞見

頗真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

平生心事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

事而責之其說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續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卷查煮 靖三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
狀送據嚴效忠 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
府分宜縣人考 曾武舉未第圖報無由願咨送
兩廣總兵衙門 聽用以圖報效本部咨送提督
兩廣軍門聽用 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
江伯陳圭都御 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三十八
年廣東瓊州等 處黎賊剿平差委效忠赴京報
捷即比例將效 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
月餘墮有嚴鵠 告稱有元效忠患病不能受職
情願與親弟鵠 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
首級七顆該 二級與做署十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郎中時因見邸報指
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也又指問
嚴鵠為誰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
不勝驚駭意以嵩為 朝廷輔臣受

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蔭天高
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
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
聞士民傳言道踞這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
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要功得官臣
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
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

國謀較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進言今幸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查明來說嵩合當任部查明奏請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係為奸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聰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心可容誅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已字可對證臣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為何不可

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
考會武舉未第何本部並無本省起送公文今
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饒
之親兄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
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
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何軍門將士未見
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
收七級之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
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
何以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報軍情于萬里之

京師如曰效忠到京金瘡舉發近日疾故何以嚴

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而捏添病故之說

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况奏捷之功止終

本身原無承讓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

事例當先奏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

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鵠

原非效忠之親第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

次皆買奪之首級十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為嚴鵠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

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

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

誰謂其無蓋谿壑之欲巧詐之術發端于嵩之
權奸濟成於世蕃之詭譎者也夫嵩之惡已無
所不至况又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
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
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
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蓋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臣仰見

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肱股腹心未嘗有一毫疑二
于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遽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
公然肆行畧無所忌憚於外今乃自知事出虛

詐有干軍國法典懼

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敗露
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
尚存可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勳勞真正擒斬者方准計功陞賞
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法
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
行之既久法為甚嚴

累朝以來未見有宰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
惟咨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敢冒濫於其前是

以蔣應奎唐國相以卿貳之臣亦敢冒濫于其
后

陛下方追論之內外人心少知驚畏今嵩之冒濫若
不究正將來效尤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于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公天下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不可得
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
以免嵩父子之妻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
來襲替皆本於此今日自甘為嵩之奴隸則得
罪于天地

祖宗得罪於天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
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守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蒿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辯以
激

皇上之怒以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寬正使內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於無功
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精明臣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
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內奉

聖旨這事已着該部查這廝不俟處分肆行報復着
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鄒應龍謹

題為貪橫廢臣欺

君竄 國懇乞

聖明亟賜黜罰以隆 聖治事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
以榮其身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卹其私而
廢及其子若孫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
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
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
蒼萬一也而况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以
為之切齒痛心者乎此臣所以不避斧鉞而敢

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簡命歷陞清要位二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摘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大典也臣下烏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

銀若干至千墜也亦然某缺銀若干群衆相

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

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

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

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

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本以富家

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

為之遞送見墜吏部主事人以所賂之數有符

昔之富豪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置

然醜聲且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

京官之墜將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

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
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
增至萬金有益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
姓名而公誦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陳選官員
有舉人潘鴻業等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揭
金八百乃棚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
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特宰
執大臣多但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去事
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
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稱貸利半其上此
計所限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之

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
特此爾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
饋遺遂為定例各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
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
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鼎龍文者有伊子
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
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薰天
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雖與士夫相往來
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
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
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楊

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
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
民則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
不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贖罪資欺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年母子喪例應回籍荷
蒙 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知府指揮僉事嚴鵠
送喪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
也夫何一聞

成命遂言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道唯恐身去被
人摘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

酬空惚也故肆然家居明示緝訟客暗通賄遺姬
妾滿前酣飲竟夕今一目已盲日而愴心不悅昔
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口最敢必其不可得
矣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為空恣意鞭撻生
民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人今天下水旱頻仍
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身者正由世蕃父
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肉
以奉彼之欲以償己之費而石已夫是則民奚
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聖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明所

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為罪首又

不與焉何則彼又于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
狼蛇蝎且黨類布列動搖掣肘言之自取禍階
故人不取及之爾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
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可憐惜一死而緘默苟
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鄙夫謬膺廢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請託之門行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
似豺狼項治元一主事也元受金一萬三千則
陞京堂者所獲之多真見此鴻業一知州也必

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
中書羅龍又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

曰鶴山先生是僮僕之賊亦爾尊榮一歲而生

日禮節序禮客官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

果儀問安儀以各處之饋遺斗量車載速運珍奇

貨負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占田地

房園左右倚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

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

斂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

惟貪不忠不孝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

亦願鬻其肉以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甘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是同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悖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為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叨朝正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喪為奇貨一敗於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室送歸衣官為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

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衷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遠徙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

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嚴嵩小心忠慎祇順

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着致仕還着馳驛給祿米一百石資用這疏奏有名各化錦衣衛挈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來說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更禮二部擬官來看各衙門知道